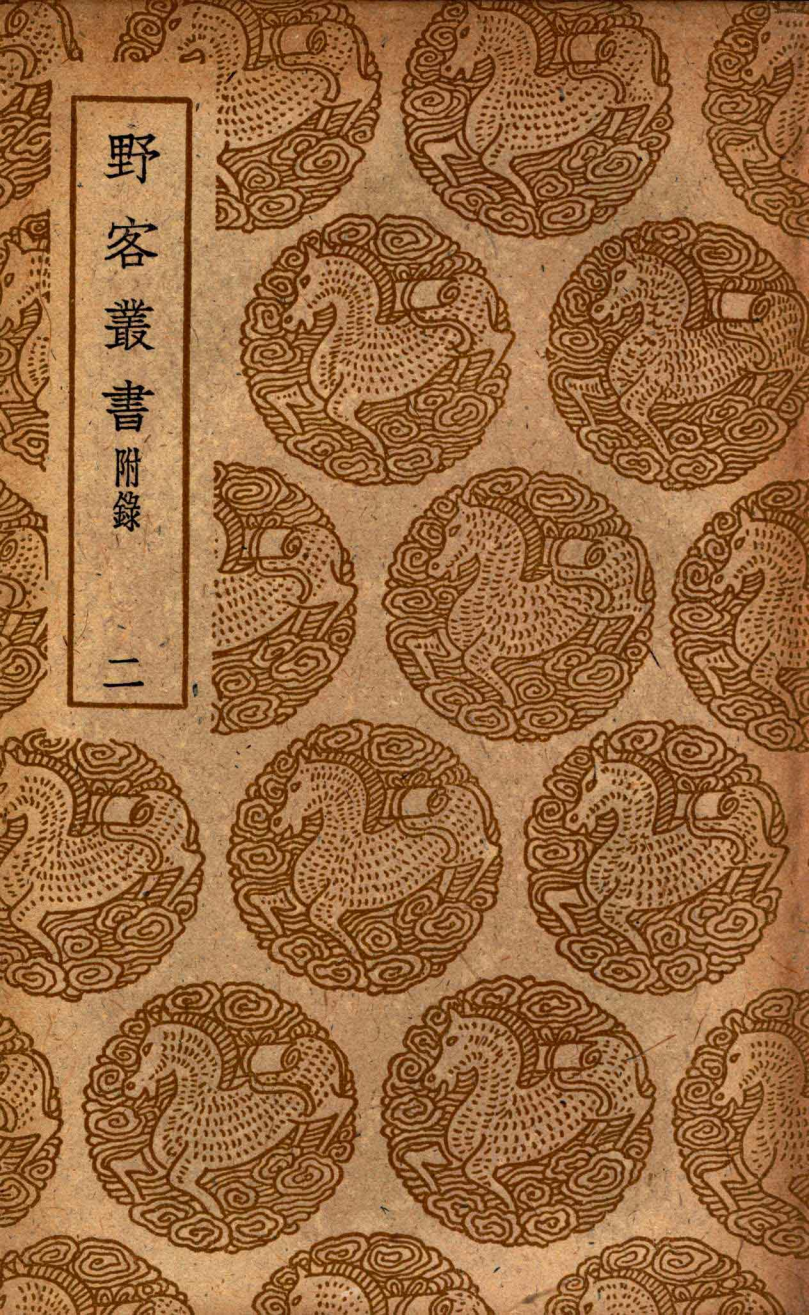


野客叢書附錄

二





野 客 叢 書  
附 錄  
(二)

王 楙 撰

# 野客叢書卷第十一

## 郭解劇孟

漢書郭解爲人靜悍。師古注。性沈靜而勇悍。史記則曰爲人精悍。非靜字也。漢書又曰。臧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注。臧命作姦。剽攻者。臧亡命之人。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休乃鑄錢掘冢者。不報仇。剽劫則鑄錢發冢也。然驗以史記之文。則臧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較之班史。添一不字。以乃字爲及字。其文勢不同如此。又漢書劇孟傳曰。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師古謂乘傳東將者。乘傳車東出爲大將也。史記則曰。乘傳車將至河南。乃知漢書誤以車字爲東字。而將字本方將之將。非將帥之將也。

## 漢唐人丐閒之章

唐人奏疏乞退休。多數幾當退。孔戣之章。是其一者。如司空圖三宜休。李泌五不住之說。僕嘗考之。漢人乞退之章。嘗有是體。如王鳳上疏乞骸骨。謝上曰。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食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

## 師古注青紫

石林云。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爲階官。此沿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夏侯勝傳。取青紫如拾芥。青紫謂綬耳。顏師古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師古但據當時所見。僕觀揚雄解嘲。紆青拖紫。師古注曰。青紫謂綬之色。觀此語。豈無見耶。然所謂服者。佩服云爾。漢人亦有以綬言服。如蔡邕章疏曰。命服銀青。曰。命服金紫。曰。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當佩服。以是而觀。師古之注。未爲謬也。僕又考之。秦時光祿勳有中大夫。漢武帝更名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既有金紫之號。故以本光祿爲銀青光祿大夫。晉時如王翹之嘗爲此官。而任還爲光祿大夫。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啓轉爲金紫。是也。是則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之階。萌於漢武。成於晉。非始於唐也。

米價貴賤

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饑。米石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就食蜀漢。皆一時事。所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末。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粟易錢二十緡。一石粟爲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萬。唐潼關失守。魯炁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是一石穀爲錢五百緡也。梁侯景食石頭常平粟。盡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爲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東魏元象間。穀斛九錢。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

錢漢宣紀穀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者。等一石穀耳。賤而至於五錢。貴而至於七八百緡。無乃太懸絕乎。

## 二公言時政

虞預陳時政曰。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恐吏卒之常少。窮奢極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范甯陳時政曰。方鎮去官。皆列精兵器械。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勝計。監司相容。初無糾彈。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標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役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今送故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二公陳時政。皆以送迎之費爲言。想晉時之弊。莫此爲甚。觀甯所謂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資官廩布。而力入私門。有以見當時去官不卹州郡如此。而今州郡送故迎新。交錯道路。所費不訾。而勢力之家。私占軍役。不以爲非者。其殆晉之流風乎。

## 魏證蒯通

初。魏證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證。謂曰。汝何爲離我兄弟。衆慙懼。證容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從證言。必無今日之禍。此語蓋祖蒯通之故。知爾初。蒯通教韓信云云。信既伏誅。上召通曰。若教淮陰侯反乎。通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策。故自夷如此。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其事雖

異其意則同。是皆不以事敗而遽變前說。要胸中有守而然。異乎倉皇失措。遽變前說者也。是以於此反有以見知。

壺關三老

戾太子遭巫蠱事。與江充以兵相格。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訟太子冤甚力。謂充銜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其言甚當。上雖感悟。而不爲罷兵。吏圍益急。太子度不得脫。卽自經。繼而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謂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上大感悟。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所以然。遂族充家。而擢千秋爲丞相。至壺關三老。竟不聞尺寸之賞。此甚與周生言霍氏事同。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也。壺關三老。班史不著姓名。苟悅漢紀。謂令狐茂。

古者金價

惠帝紀云。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眞金也。不言黃金。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也。後漢何休注。公羊百金之魚。亦謂一金萬錢。細素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證晉王導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爲然。自三代至晉。莫不皆然。何千百年間。金價一律如此。今日之價。視古又何倍蓰耶。

### 少翁致神

抱朴子謂前漢書及史記皆云齊人少翁爲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僕考史記武帝本紀及封禪書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夜致王夫人貌又考漢書外戚傳少翁夜致李夫人史記謂王夫人漢書謂李夫人二說自不同抱朴子謂二書皆云李夫人謬矣徐廣注封禪書謂外戚傳曰趙之王夫人潘岳悼亡詩曰獨無李氏靈彷彿覩爾容又以爲李夫人其不同如此王子年拾遺記則又曰李少君致李夫人於紗幕中不言少翁而言李少君

### 朝請

今呼朝請郎及奉朝請竝作上聲僕考漢書朝請其說有二一說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此合從去聲如寶嬰不得朝請王陵竟不朝請之類是也師古注才姓反又一說奉朝請無定員本不爲官位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云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故韓退之東坡詩並作上聲押是也

### 字人之官

古者字人之官甚重漢郎官出宰百里必其綿歷稍深望實稍重然後畀以是任非如今日限以改秩之制其權既輕其責甚重往往人以爲難且以後漢杜詩觀之詩始仕郡功曹有公平稱辟大司馬府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還以狀聞世祖賜以棨戟復使河東翦滅賊徒拜成臯令且詩自功曹起

三遷爲侍御史。又兩持使節。方爲縣令。則其令不亦重哉。惟其望重。所以人服。權重不敢動搖。是以一邑之治。無難能者。觀漢碑嚴訢。凡七爲縣。不以爲煩。蓋以此也。今人爲邑。得一滿秩。如釋重負。雖有過人之材。孰肯希於再試乎。

正五九到官

隨筆云。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久。不曉其義。僕觀前漢張敞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其言如是。則知前漢之俗。未嘗忌五月也。然張敞在山陽監護驕賀。其責甚難。卒以無事。其後徵爲膠東相。亦不聞有凶橫之說。又觀後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年正月到官。乃知拘忌之說。起於兩漢之後。然又觀獨孤及集。有爲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因考諸州唐人題名。見不避正五九處亦多。

漢諸君末年

前漢諸君末年。甚有異者。文帝十六年。改爲後元年。其說出於新垣平之詐。候日再中。以爲吉祥。故改元以求延年之祚。繼而詐覺而被誅矣。景帝猶且因之。景帝卽位元年。至七年稱中元年。又六年稱後元年。至三年而終。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屢更年號。最後更爲後元。而以二年終。不知當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謂之後。則疑若有盡。乃不諱何邪。自是之後。不復建後元之號矣。然宣元哀三帝末年。抑有甚異。

者宣帝末年號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月帝崩元帝末年號竟寧元年正月單于又來朝五月帝崩哀帝末年號元壽二年正月單于來朝六月帝崩事之符合有如此者或謂匈奴從上游來厭之故中國輒有大故此事殆不可曉也

### 借書一鳴

李正文資暇集曰借書集俗謂借一癡與二癡索二癡還四癡又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云借書一啞還書一啞後人生其詞至三四譌爲癡或曰癡甚無謂當作瓶僕觀廣韻注張孟押韻所載瓶字皆曰借書盛酒器也故曾文清公還鄭侍郎通鑑詩曰借我以一鑑餉公無兩瓶然又觀魯直詩曰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鳴開鎖魚蘇養直詩曰休言貧病惟三篋已辦借書無一鳴又曰去止書三篋歸亡酒一鳴曰慙無安世書三篋濫得揚雄酒一鳴乃作鳴夷之鳴近見漁隱後集亦引黃詩爲證與僕暗合

### 丁晉公治第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爲督役丁後籍沒而景宗貴顯乃以其第賜景宗錢思公嫁女令銀匠裴美造妝奩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以爲妹壻向者器皿乃歸美家二事甚異僕謂人自不悟耳天下之物去來無定安可強執在己者以爲我有哉豈獨物然雖天下亦莫不然曹氏爲漢平董卓董卓既平而受漢室者曹氏也司馬氏爲魏抗吳蜀吳蜀既抗而受魏室者司馬氏也劉裕爲晉北伐然北方既定而受晉

室者。劉氏也。天下事率多類此。區區之勢。豈足恃哉。觀楊龔二事。甚與衛青娶平陽公主事同。

班范議論

班史言淮南王謀反。憚汲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其言止如此。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何至是哉。二公議論懸絕。雖毀人亦然。壞前漢之風俗者。莫過乎孔光張禹。晉人謂光禹之罪。深於莽卓。使范曄作光禹傳。則必直書其罪而誅之也。固則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其優游不迫如此。以此見古人忠厚氣象。

汲冢書

史記燕世家所載。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此說甚背經旨。前輩往往致疑。戰國策亦有是語。司馬貞注曰。經傳無聞。未知所由。僕嘗考之。其說出於汲冢書。汲冢書凡七十五篇。出於魏安釐王墓中。其言大率與今經史相反。如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幽王旣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國卜筮。師春是造書之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綴書二篇。論弋射法。此類不一。今崇文總目有汲冢周書十卷。

蔡邕女賢

羊祜父道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生承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承竟病死其賢如此視古烈女何愧後閱蔡邕傳無聞烈女傳但載邕女爲董祀妻者名琰字文姬喪亂中爲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嗣遣使以金璧贖之琰不能死節更爲生子謂之烈女可乎史失去取甚矣

古者糧給之數

古者糧給之數嘗考其大略周禮廩人中歲人食月三鬴注云六斗四升曰鬴三鬴爲米一斛九斗二升三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四合也魏李悝曰人食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是一人食米五升也漢趙充國曰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是一人日米八升一馬日麥二斗七升也匈奴傳曰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是一人日糲六升也後漢南蠻傳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斗萬斛晉顧臻曰北方夷狄對岸外禦爲急兵食七升兩漢上下糧給之數所得大略如此僕又考之古斛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所謂人食米八升者當今二升一合六分所謂人食米六升者當今一升六合所謂人食米五升者當今一升三合有半

重三

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僕謂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觀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暮春三

月日重三。此可據也。曲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日。此可據也。

喉唇喉吻

或者謂文選沈約碑。獻替帷扆。實掌喉唇。尙書爲喉舌。而以爲喉唇。無乃好異。僕謂此語承襲已久。不但約也。如宋趙伯符表曰。無宜復司喉唇。宋文帝目送王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喉唇。宋孝武曲水聯句。臣偃曰。喉唇廢職。方思讓。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唇之任。宋志平南荆曲曰。多選忠義士爲喉唇。喉唇事如此之多。且沈約所言。不但此碑也。於范雲墓志亦曰。乃作喉唇。帝猷必舉。是知此語非獨一處也。僕又觀崔駰尙書箴曰。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實司喉吻。不但喉唇也。又有喉吻之說。是以胡宗愈啓曰。崇禁臺喉吻之司。首巖廊股肱之寄。

王建襲杜意

王建詩曰。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此正杜子美肯訪浣花老翁無。與奴白飯馬青芻之意。僕考杜意。又出於傅休奕盤中詩曰。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 野客叢書卷第十二

## 酈生事不同

史記酈生正傳與朱建傳尾所述酈見高祖事不同。太史公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豈非以此兩存之乎？正傳所述與今班史一同。曰：酈生聞沛公略地陳留，其麾下騎士適里中子，謂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輒溺之，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爲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召酈生入謁。見沛公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相率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攝衣，延生上坐。謝之。生因云云。沛公喜，賜食，問計安出。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不滿萬人，欲徑入彊秦，所謂探虎口者也。陳留天下之衝，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其正傳所言如此。朱建傳尾則曰：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誅不義，願得口畫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何如人。使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酈生叱使者曰：吾

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自言高陽酒徒。沛公遽雪足延入見之。生揖沛公曰。足下暴衣露冠。將兵討不義。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夫足下欲就天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度足下智勇不如吾。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足下欲就大功。不止陳留。陳留天下之衝。兵之會地。積粟數十萬石。守壘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沛公從之。於是酈生夜見陳留令說之。陳留令云云。酈生夜半斬陳留令報沛公。遂下陳留。其說又如此。由前所說。則沛公倨洗見酈生。由後所說。則方洗見使者。由前所說。則謂陳留令不聽。足下舉兵攻之。由後所說。則謂臣爲足下殺之。其他語意詳略多不同。故備錄之。以資閱史者。

史記簡略

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法吏。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意。掾史因使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卽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漢書載寬事如此之詳。史記但曰。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湯。湯以爲長者。數譽之才。此數句而已。不見所謂在廷尉不署曹之說。不見北地視

畜數年之說。不見還至府爲湯作疑奏之說。不見上疑奏卽時賜可之說。兒寬平生善處有此數事。似此曲折。皆不一見。以至上問尙書開六輔渠議封禪事。漢書歷載。而史記皆不書。何其太略也。以史記而考兒寬行事。不幾泯沒乎。大抵遷史失之略。如丙魏等傳皆然。

### 漢獄吏不恤

漢獄固酷。獄吏尤不恤。試撫數事。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旣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韓安國抵罪。蒙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王嘉下獄。獄吏稍侵辱之。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死有餘責。歐血而死。蕭望之不肯入獄。仰天歎曰。吾備位宰相。老入獄牢。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藥而死。夫以宰相大臣。獄吏尙且不恤。況其他乎。是以路溫舒上書有曰。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今治獄之吏。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獲。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溫舒一書。深切如此。使人讀之。不覺毛竦。想秦弊之存於當時者。莫此

爲酷觀勃等所云益可驗矣。鍛鍊周內文致其罪在漢已然。況今日乎。

經怪二字

曩歲平江鄉試有詞科人爲考官出策題用經怪二字莫知所自。僕讀後漢蔡邕傳。晉嵇康書皆用此二字。又觀唐人文集如劉禹錫皇甫湜書中亦多用之。經常也。漢書常字多作經。如曰難以爲經。

披霧睹天

今用披霧睹青天事多指樂廣。如梁孝元詩還思逢樂廣能令雲霧褰。駱賓王詩情披樂廣天是也。往往謂此語剽見於晉不知此語已先見於徐幹中論曰文王畋於渭水遇太公釣召而與之言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灼然若驅雲而見白日。霍然如開霧而睹青天。晉人蓋引此語以美樂廣耳。曹植謝入覲表曰若披浮雲而曬白日。

瘡消二義

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瘡首疾。鄭注瘡酸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瘡首消中二疾旣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往往不辨指爲一疾。鮮有別之者。後漢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已。乃復引周官爲證是以消中瘡首爲一義。以至玉篇廣韻之類皆以瘡爲消病。惟禮部韻瘡字下注酸瘡頭痛是爲得之。張孟押韻注酸瘡頭痛又渴病雖明知二疾爲不同。是認二字爲一體矣。

公門有公

田文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其言起此。後曹植疏亦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南北史引處甚多。李彪曰。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此皆兼二者言也。獨引一句者。如梁武帝曰。陳可謂相門有相矣。宋武帝謂王鎮惡曰。可謂將門有將。是皆祖田文之語。爾而續釋常談。獨推王訓。王鎮惡二事。以證將門有將。相門有相之所自。是又未知田文曹植之所說也。晉王沈又有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之語。

王延扣冰

晉王延事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求生魚。延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忽有一魚踊出冰上。取以進母。史臣曰。王延扣冰而召鱗。扇席而驅暑。雖黃香孟宗。抑爲倫輩。僕謂不若易孟宗爲王祥。尤爲切當。爲母而致冰鮮。王氏有二人。前有祥。後有延。

江淹擬古

遜齋閒覽云。文選有江淹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僕謂此誤。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江上碧雲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雲。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張祐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黃蘗老。詩思碧雲秋。雪竇詩曰。碧雲流水是詩家。曰。湯惠休詞豈易聞。暮風吹斷碧谿雲。此等語皆以爲湯詩用。惟韋蘇